

# 對一九五七年愛國會成立過程的一點澄清

老牧者

編輯先生：

本文所要談的絕非生活瑣事，它可以多少提供一點理解大陸教會實際情況的線索，使我們兩地教會對大陸教會當前複雜的基本認識趨於一致，達到合拍。

一·首先必須澄清一件事實，就從一九五七年大陸成立天主教愛國會這件大事說起。因為對這件事至今所作出的不客觀的評斷或報道，導致了以後人們對大陸教會的沒有根據的錯覺或誤解，引發了大陸教友思想上的極大困擾，關於此點我已本求實態度向聖部如實地就我所知作了匯報，不知是否收

到。因為事關重大，希望借貴刊一角澄清問題，別讓被誤解扭曲了的歷史事件，繼續困擾人心，我做為一名將要過世的老人，我覺得有不可推諉的責任，將我掌握的歷史真情公諸與人，勿讓歷史真實永久被湮沒，以免一些為教會的生存委屈求存的人物，永久被誤解。

事情是這樣導致的：前幾年地下教會曾廣為散發的一份文件，據稱是萬民福音部的一份秘密文件，文件開宗明義第一條內容大致如下：據傳一九五七年成立天主教愛國會時曾宣佈與羅馬聖座斷絕一切基本關係，接著文件對這個似乎可疑的教會，規定

了某些防範措施。當然這個文件對導致大陸教會內部分裂，其影響無需多談，有事實為証。

然而正是這個：「斷絕一切基本關係」的斷語與客觀事實不符，而且出入很大，不能不令人遺憾。我作為那次大會的密切關注的旁觀者、悉心觀察的知情者，把情況說清楚，消除誤解誤傳，而且是非同小可的誤傳誤解，負有良心的重大責任。中心問題是：經過全體與會代表們的一致堅持，大會最後通過的基調文件是「與梵蒂岡斷絕一切政治和經濟關係，關於純信仰的問題，可以取得（保持）聯繫。」現將大會過程，客觀地追述如下：

那年的四月至五月間，通知各教區按指定名額，推選代表，當然要嚴格把關，通知六月初到北京開會。開會的信息立刻引起全國神長教友極大的思想緊張，擔心凶多吉少。五月初我奉命到上海與政府辦理房產出租手續，六月初返到北京，正值各地代表紛紛到北京報到，我從與會代表們的接觸中，覺察到氣氛是相當緊張的，有如臨大敵之概。大家預

感到對教宗首席權信理，將不可避免會有一場尖銳的思想交鋒。但大家捍衛信條的決心是堅強的，因為出席大會的代表，畢竟代表當時教會各地的精英，而非等閑之輩。

當時我省代表團負責帶隊的一位姓崔的處長幹部，要我和另一位和我一同到上海的神父，順便留在北京參加大會，我們因預見到即將來臨的嚴峻挑戰，嚴肅的思想鬥爭，故婉言辭謝。

大會原定不到半月的會期，就是因為大家堅持了保衛首席權這個重要的原則而一再延期，最後當局不得不將原計劃達到的三脫離，改為兩脫離一保留，這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所做主題報告中說得很清楚，如前邊已提及的那樣，而非斷絕一切基本關係，這個文件的最後通過，使與會全體代表原來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心境，終於恢復了平靜，認為實現了捨車保帥。

隨後同一文件散發全國各地深入討論，結果也一致認為這個原則雖不盡可人意，但是認為是可以

接受的，經過一陣虛驚之後的緊張情緒，得以平息。兩年前我在教區一個堂區的書柜上，偶然發現了一冊五七年開會的專輯，我如獲至寶，一口氣將所記錄的所有個人或集體聯名發言閱覽完，所有發言毫無例外地確切表明對教宗首席權的堅決衛護和堅持。我當然特別留意一些有代表性的頭面人物的發言，如上海的張家樹主教、沈陽的皮漱石主教、獻縣教區的趙振聲主教。我特別注意了新當選的秘書長——我的同班同學龐世宏神父的發言，以上這些頭面人物，都異口同聲地強調了教宗首席權信理的不可動搖性、不可冒犯性，這進一步充份証實了最後文件中：「在純信仰問題上可以保持聯繫」原則的出台，是完全有根據的。同時也明白無誤地證明那個托萬民福音部散發的文件所說「斷絕一切基本關係」的說法，是誤傳，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所引發的誤導是十分令人感遺憾的。

所謂地下教會一直振振有詞，大事宣傳：「地上教會是裂教」、「是被教宗棄絕的」、「地上教

會的聖事無效」、「隨地上教會救不了靈魂」、「進地上教會聖堂犯大罪」……種種奇談怪論的廣為散佈，一些怪現象的出現，不能說與這個文件無關。

二·那些公開教會就沒問題了嗎？問題是相當嚴重的。真正最大危機，正出現在八十年代初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開放以後的一段時間，此時愛國會重新恢復了活動，不幸的是實權被個別已婚主教和神父所竊據、所壟斷。這些個別機會主義者，竟發展到不僅在談話中，而且印發小冊子，把矛頭直指教宗首席權，更進而將羅馬大彌撒經本內凡有關教宗名稱一律用濃墨塗掉；尤為嚴重的，將六月二十九日的彌撒經文凡闡明伯多祿首席權文字處悉數改掉，可謂用盡心計。對於以上倒行逆施，另一部份掌權者明知錯誤而默不表態，也實難辭包庇縱容之咎。此時，也正是此時，大陸教會實處於真正危急之秋。

但是少數個人的逆反行爲是在全國廣大教友

嚴厲苛斥聲中作出的，不得人心的。這些惡劣表演，只能在密密的策劃，根本見不得陽光。真正的教會不在這個別小圈子內，而是在全國忠於教會聖道的廣大神長教友中間、在北京城內、在全國各地、在全國反對聲中，少數人的微弱噪音也逐漸消聲斂跡。

三．地下教會運動的出現：隨著北京柳蔭街十四號極個別人（概為已婚者）的分裂動向越來越露體地表現出來之際，全國反對聲浪也越來越強烈，同時以保定教區敬愛的范學淹主教為首，針對愛國會極少數人搞的分裂活動，發動了以反分裂活動為目標的運動。這是對少數人搞分裂活動的一種抗衡，應要受到歡迎。但是我們從老主教的最後糾偏遺言中可以看出：運動被某些極端份子導向歧路，與老主教的原來意圖脫軌；老主教原來的主張，被人冒名塞進反教義的私貨，印發出三種不同的「十三條」指示，與教理教義相違背的「十三條」；老主教在書面遺言中明令取消，他們卻把這些顯然與教理不符的「十三條」，奉為金科玉律；老主教遺言要與

政府取得聯繫到地上公開傳教，他們卻要搞對抗政府，秘密活動，他們的嫉視對象和主攻對象就是公開教會，以打倒公開教會為目標。

尊敬的編輯先生，此信可以認為是前信的繼續，藉以澄清一些是非。我是平日不肯談論人家的是非的，因為沒有那種習慣，更好說是沒有那種閑情；此次所涉及的，既然事關大是大非，我不能無原則地繼續保持沉默，以局外人自律。寫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大家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還事物以本來面目，多作些實際調查研究，減少些以耳代目的盲目性，為大陸教會的修和鋪路搭橋，建立功勛，消除誤會，擴大理解，最後實現：「父啊，求你使他們成爲一體，如同祢我原是一體一樣。」 □